

夢叶

— EYE SHENGYAN —

盛宴

宇研

著



为你 即便身堕炼狱，毁尽灵魂，我也要天下，死无葬身之地。



WWW.BHZW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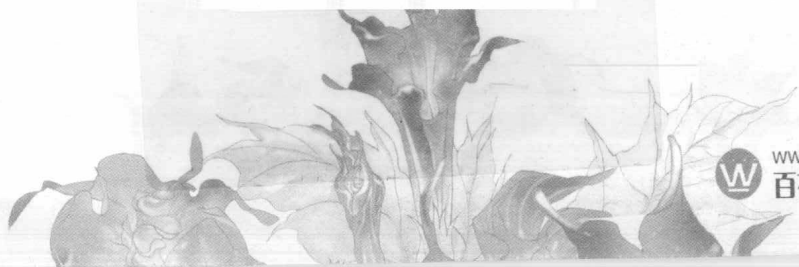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夢叶 YE SHENGYAN 盛宴

宇航
Yun Hang Zhu

88 001 002 011 021 031 041 051 061 071 081 091 101 111 121 131 141 151 161 171 181 191 201



WWW.BHZWY.COM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萼叶盛宴 / 宇航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4

(男生女生)

ISBN 978-7-80742-780-3

I. 萼… II. 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6912号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编 330008
电 话	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萼叶盛宴
作 者	宇航
责任编辑	吴山芳
特约编辑	梁玉玲 贺晓媛
封面绘制	卢影
装帧设计	猫平方工作室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300mm 32开
印 张	6.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0.00元
书 号	ISBN 978-7-80742-780-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男生女生》编辑部联系调换) 电话: 0451-53602927

夢叶盛宴

CONTENTS

楔子

水墨画

西双版纳日记

黑色敕令

残杀与谋杀

苏丹青

阴雨。阿零日记，2008年4月16日

阮腐

尸体

苏映水

阴雨。阿零日记，2008年4月16日

混血儿

无人的谋杀

阴雨。阿零日记，2008年4月18日

所谓挚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1 4 7 10 16 20 33 38 45 48 54 58 65 74 78



十五 纠结的阮廌和苏丹青和水墨画和我之间的阶级感情

十六 钢琴

十七 只是婚约

十八 帮凶

十九 多云。阿零日记，2008年4月25日

二十 黑色曼陀罗

二十一 最高元帅

二十二 阴雨。阿零日记，2008年5月8日

二十三 司徒

二十四 爱，还是不爱

二十五 秘密

二十六 萼叶盛宴

二十七 妄怒之灾

二十八 请你爱我

二十九 沈恒

三十 依然不是结尾

199 195 186 176 161 156 153 143 136 130 120 117 115 106 100 86



楔 子

那花儿是突然长出来的。

他发现的时候，已经开始觉得略略的痒。

它长在他右侧的脖子上，就仿佛真正的花朵一样抽丝剥茧地生长，然后沁出浅浅的腥香来。

他是吸血鬼，本是知识最为广博，生命也最为绵长的种族。但是此刻，当他看着镜中颈上开了一朵花儿的自己，神志却在刹那间恍惚起来——即便搜尽记忆中的每一个角落，他都无法摸索到这朵花朵的蛛丝马迹。

是寄生物，还是自己身体的异变？

吸血鬼，本该最无所畏惧，可是这一刻，他竟慌了。

他试图用水去洗，用药去擦，可都不会消殒这花儿的一丝一毫。

他甚至产生过用刀把这块肌肤割去的念头，但是他不敢。不是怕痛，而是怕万一把皮肤割去，这朵花还在，那他该怎么办？

惶恐与紧张俱在，他紧紧盯着镜子中的自己，扶在水池边的双手慢慢攥紧。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镜中那红黑的影子。

仅仅在一晃神间，那影子便站在了他身后，仿佛在盯着他看。

他心口一窒，猛然回头，却什么都没有。





心脏怦怦地跳个不停，他神经绷紧，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正慢慢攀上他的全身，渐渐勒紧了他的每一寸皮肤。

突然，一柄冰凉的刀刃越过那朵盛开的花横上了他的颈项——他猛地一抖。对面的镜子中，一只带着黑色皮制手套的手勒于他的颈间，手套的中心，是一柄薄如蝉翼的匕首。

他倒吸一口冷气，还没等反应过来，身体便被无数只从他背后伸出的手捉住。那些手仿佛是从地狱的深处伸出来，每一只的掌心里都横置着尖牙状的利齿，它们慢慢用力咬入猎物身体的每一寸肌肤。

他凄厉地叫起来，那些细碎的疼痛瞬间深入骨髓，让他身体里的每一滴血液都开始灼烧。

惊惶四顾间，他看到镜子的深处，依稀间站着一个身穿白色医生制服的人。而那个白色身影旁还站着一个人，那个人冷漠地看着他，僵硬的表情里满是死一般的寂静。

那人与他，竟有着一模一样的脸孔！

恐惧铺天盖地般袭来，他意识到应该逃，可全身都已沁出血来，痛得无法自己。那些血液从每一个细小的伤口里涓涓地溢出，渐渐漫延到他的全身。

他脖颈上的花儿，开得更艳了。

.....

后现代风格的房子里，八个身着黑红军装制服的男人把一具被血浸透的尸体放在了客厅的欧式长餐桌上。

不远处，那个身着白色长款医生制服的人走过来，他脸上蒙着口罩，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拿着手术刀，在那具尸体上翻弄不停。

他的身后，那个与尸体有着一模一样脸孔的人僵硬地站着，动也不动。



“怎样，实验的结果，您还满意吗？”穿着白色制服的男人停下手上的动作，似乎是微微一笑了一下，回头看那个男人。

那男人坐在黑暗里，身上黑红双色的军装将他的身材衬得更加修长，虽然看不清脸，但由那被黑暗勾勒出的眉眼也可料想这是一个怎样俊美无双的男人。他的身后还站着两名书记官一样的部下，他们同样隐于黑暗当中，默不作声。

正当穿着白色制服的男人想要回答他的时候，开门声在他们的身后突然响起，又一个人走了进来。

而当这个人走进来的时候，除了那个端坐于座椅中的人，在场所有身穿红黑制服的男人突然都齐刷刷地站直立正，右手横于眉边，极度肃穆地行了一个标准军礼。

身穿白色长款制服的司徒狼摘下口罩，笑了，“你回来了。”

那人没有回答。红黑相间的高阶军装一尘不染，庄严平整的军帽下面隐藏了一双波澜不惊的眼睛。

他慢慢走到尸体的旁边，帽檐阴影下的双眼看不出任何痕迹。他的目光在那具尸体上方逡巡。当他站在司徒狼的身侧时，白色长款的医用制服跟他身上高贵的黑红军装一起，搭配成一道绝美的风景。

“一切都已按计划准备就绪——敬请您期待吧，最高元帅阁下。”司徒狼魅惑一笑，恍然间，那笑容倾国倾城，颠倒众生。

“期待这场即将到来的，萼叶盛宴。”



一 水墨画

很少有女人能抵抗水墨画站在月光下的样子……好吧，太阳光底下的也不行。

所以，当这个吸血鬼中的超级美男子安静地站在我家窗前仰望月亮的时候，我第N次很没用地呆住了。

“小心口水。”水墨画回过头来看我，“你至于吗，每次见我都奉上口水一碗？”

“我乐意，不行啊？”回过神来象征性地擦擦嘴角，我瞥到水墨画笑了。

水墨画这厮本是驻守桂林的亲王，却总有点无业游民的性质，经常以国为单位地到处乱晃，说是出公差，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公差可出。想当年我认识他还是因为我去桂林玩儿不守规矩，所以被他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后来又因为因缘际会，不知不觉就已经混熟了。

水墨画本就长得玲珑剔透，眉眼就如水入蜿蜒，美了个已臻化境。所以他一笑起来就更似惊鸿出世，雪入瑶池。我时常被那华丽的笑容逼得几近窒息，几次差点儿意图自残。幸亏这家伙不常笑，否则我非折寿不可。

“头些天我回庄园办事，给你带了点东西。”水墨画敛了笑递给我一个蓝色的玻璃盒。“三尺忘心草种子的改良版，不怕‘白昼之夜’的。”

“啊？”我有些惊喜，上回还和水墨画抱怨说三尺忘心草不太好用着，



没想到他居然把这事放在了心上。可当我深情款款地望着水墨画，正准备扑上去的时候，这丫的立马伸长手臂抵住我的额头禁止我靠近。

“打住。”水墨画打量了一下我，“还没洗澡吧你？”

我被他这句话噎住，满脸黑线。这家伙洁癖又加重了。不过三尺忘心草是好东西，我也就不跟他计较了。

其实如果硬要形容的话，三尺忘心草的功能就相当于吸血鬼专用的太阳能手电筒，不过这个手电筒的功能是倒置的就是了。因为三尺忘心草唯一的食物是阳光，所以栽种着三尺忘心草的土壤便永存于黑暗当中，不为阳光所害。因此在吸血鬼决意踏入人界之时，必然会在心中种下一株三尺忘心草，使自己的身体成为三尺忘心草的“土壤”，从而保证自身不受阳光所苦。但是，对于心里种下三尺忘心草的吸血鬼们有一个共同的忌讳——禁行于白昼之夜。

所谓白昼之夜，便是指大雾之日。若身处白昼的大雾之中，三尺忘心草就会因吃不到阳光而“反噬”，将自己的“土壤”吃掉，即便吸血鬼是永生之躯，也逃不过。

至于吸血鬼庄园，那是我们吸血鬼的圣地，族内所有的命令皆由那里派发。听说吸血鬼族内的研究实验室也设在那里，但是水墨画怎么这么轻易就拿到了这个还没有投入使用的重要物资呢？

“我碰到司徒狼，种子是他给我的。”大概是猜到了我的疑惑，水墨画主动解释给我听。司徒狼我熟，背景很复杂的一只鬼，据说现在担任吸血鬼实验室的主任。“不过有一点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是新产品，还在试验阶段，不晓得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用了以后记得记下身体反应给我，我答应司徒狼要反馈给他的。”

水墨画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半点开玩笑的痕迹。我扫了他一眼，平复了



下自己的情绪，然后环视了下四周，没发现什么有杀伤力的器具，于是我直接走到厨房抄了把菜刀出来，“水墨画！你他奶奶的不想活了吧，敢拿老子当小白鼠？！”

“好吧，我不该问你要反馈的……蚀颇，你手不稳，能先把刀放下吗？”虽然话是这么说的，但水墨画那厮依然面无表情地望着我，直到我手上的菜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劈向他绝美无瑕的脸时他才蓦地笑出来，轻松地抓住了我的手。

“骗你的！”他的唇好看地弯起，在我的耳垂上轻轻吻了一下。“种子可以用。最近城里可能有变动，自己要小心。我先走了。”

话一说完，我还来不及脸红，这死人头就已经飞出了二十米远。

然而当我反应过来准备把手上的菜刀扔出去的时候，这厮居然突然又折身奔了回来。“再告诉你一次，”他双手掐着我的脸，有点小不满，“不要总叫我水墨画，我叫墨渊。”

话一说完，他再次不顾我的反应，径自消失在了我的面前。

水墨画的消息相当精准，他走的第二天，我就在床头发现了红色的敕令信。红色的信封，黑色的信笺，一个截于唇齿以下肩胛以上的苍白人像，以及一枚湛蓝色的玉簪花纹章。

追杀令。

红色的信封，名曰“赤茕”。黑色信笺的意思是，务必执行。



二 西双版纳日记

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

作为西双版纳最大的综合性生态旅游景点之一，该原始森林公园内保有北回归线以南最完好的热带沟谷雨林，又因为融汇了独特的原始森林自然风光和迷人的民族风情，在西双版纳众多的旅游胜地中可谓首选。虽然是旅游胜地，但这公园内也存在着许多私人驻地，湮没在各色美景当中，暗自散发着神秘的幽香。

比如这座汉朝风格的仿古建筑。

庞大花园所环绕的建筑外表虽是汉朝的风格，内部却充满了现代气息。而在汉式建筑的主卧室里，各种医疗设施环绕的中央，躺着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他的眼睛轻阖着，氧气罩上不时晕起淡淡的哈气，证明他还在虚弱地呼吸。

卧室旁的小房间里坐着一位年轻的护士，她端坐在电脑旁，噼啪的打字声温润而均匀。

四月的云南，阳光温润而清晰。

.....



阳光。阿零日记，2008年4月12日。

今天，司徒医生来过。他抱着一只熟睡的小猴，说沈恒一切正常，叫我不
用太担心。我不禁觉得好笑，为什么我要担心？现在一切的事情都按照沈恒的
计划在进行着，该担心的人不是我，而是那些此刻正幸福地生活在世界各个角
落的人类们。

无论他们身在哪里，该偿还的东西，总要以命抵过。

五十七年前，沈恒曾经亲口这样说。说这句话的时候，沈恒望着窗外，那
时候地涌金莲长得正欢，曼陀罗和文殊兰也挤压着优昙婆罗争相绽放，庭院的
花园里一片喧嚣。

我很少看到沈恒发怒的样子，但是说那句话的时候，沈恒的眼中却带着一
种凌厉的恨，仿佛充了血似的眼睛锐利地穿透夕阳，撕碎整个黄昏。

我时常想，人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明明那么脆弱，却总能爆发出魔鬼一
般的力量，就好像沈恒。我从不知道一个人类可以恨到这种地步，而这种毁天
灭地般的恨，却竟然并不是为了自己。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刚刚路过花园时，看见蝎子在外面照顾那些黑色的
曼陀罗花。从沈恒开始那个计划以后，每年的四月和五月，蝎子都要来照顾它
们，五十七年来，从未中断过。蝎子也是个沉默的人，每年来的时候就住在第
一间客房里，不乱走，不乱动，也不关心这里住着什么人，只是每天站在外面
的花园里，照顾那些花。

但是今天中午的时候，蝎子却意外地走进了沈恒的病房，那时司徒医生也
在。他额前的一缕头发垂下，虽然一句话也没说，却一直盯着沈恒的脸看。那
时候他站在门边，修长的指尖上还沾着曼陀罗的黑色花粉。于是我知道，有什
么东西已经悄悄地改变了。这五十七年的漫长平静已经结束，沈恒的恨，已经

在时间的庇佑中完成了灵魂的蜕变。

现在，我将要讲给大家听的，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

一个用生命筹备了五十七年的复仇计划已经拉开帷幕。

那么，亲爱的，你还记得那首歌吗？





三 黑色敕令

老鹰乐队，“Waiting In The Weeds”。

音箱里蹦出这首歌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喜欢老鹰乐队，我不止一次地听过这首歌，但是它突然这样蹦出来，却让我无端地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

也许对人类来说，它不过就是一首略带伤感的流行歌曲，但对吸血鬼而言，这却是一首禁忌之歌。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虽然只听到过一次，但是我留下的印象极深。吸血鬼当中流传的歌曲被人类传唱并非奇事，但是这首歌……是吸血鬼世界里，爱而不得的象征。

相传这首歌是一位地位颇高的贵族所作，因为无法得到心爱之人的爱，那位贵族一怒之下便斩其头颅而后自杀。自此，这首歌便成为吸血鬼之间的禁忌，也只有那些爱而不得的吸血鬼们才会对这首歌情有独钟。

想到这里，我又转身去看那封敕令信。

红色信封代表追杀，黑色信笺代表务必执行，信笺上的白色人像代表对象，人像脖子上的玉簪花纹章代表特征，翻译过来就是“追杀颈下印有玉簪纹章之人，凡吾等血族务必执行，不得有误”。

为什么？



我躺在床上，回想起水墨画说的那些话。

因为我是吸血鬼中比较不温柔——好吧，我承认是野蛮的一只——所以平时水墨画是不会随便给我什么警告的，虽然他消息灵通得可怕。比如上次中央监狱里逃出来个疯子吸血鬼的事儿，他就根本没跟我说过。

那时候架势比现在严峻多了，上头还颁了一级通缉令，可因为负责驻守长沙的那吸血鬼老头不太负责任，所以全长沙的吸血鬼硬是连半点风声都没得着。

那时候这事儿在全国都弄得鸡飞狗跳的。据说那疯子吸血鬼是出了名的喜欢虐杀同类。但这倒霉孩子到长沙正打算大开杀戒那天，偏赶上长沙这片儿的两大吸血鬼帮派搞械斗，我们这些闲鬼们也都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在旁边儿看热闹，谁都没工夫去理他。

结果他颠儿颠儿地跑了几个来回都碰了一鼻子的灰，口都没开就被人家连着揍掉了好几颗门牙。而我们就只顾着看热闹连甩都没甩他，后来这丫的哭着跑了，第二天一早就拿根麻绳在岳麓山的一个门楼儿上吊死了。

因为这事，亚洲区那里特地给我们颁了个证书，还送了副对联，说是“全民共愤勇擒败类，万众齐心制伏恶徒”。收到这对联的时候全长沙的吸血鬼们同时倒抽了一口冷气，继而开始谋划商量着说要在某个夜黑风高之夜把那管事儿的老头揍一顿或者干脆把他老人家毒死算了。

当时我还挺怨恨水墨画那种一点都不担心的态度，现在想想，那也该算是一种信任吧——虽然这种信任恐怖到他经常跑去警告别人不要跟我走得太近，以免我漏电走火了连累其他的鬼鬼们受伤之类。

但是这一次，他居然开口叫我小心？

反身再看看那封赦令信，我有些忐忑，决定四处去瞅瞅。



才刚出门，我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平常这个时候街上应该很多人的，但今天似乎行人格外的少，天空中埋着阴霾的云，很有点凶相。我忐忑地躲进无人的街巷里，几个起落便来到了平日吸血鬼聚集最多的地方——长沙步行街。

但是今天的步行街也有些奇怪，不但往日的喧嚣全无，平日那些卖花的乞讨的摆地摊的也都不见了踪影。而且，仅有的寥寥几个行人也都步履沉重，目光呆滞。

我这下真的怕了，心一横就冲到了横插在步行街内的坡子街上。这一带正在搞拆迁重建，拆了一半的旧房子和起了一半的新房子当中经常隐匿着一些倒卖各种稀罕物件的吸血鬼，平日里没事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逛逛，这也算是吸血鬼当中比较受欢迎的小市场。但是此时此刻，当我站在这条街上的时候，非但人没见着一个，还从那些漆成各种颜色的断壁残垣间闻到了血的味道。

浓烈，新鲜，并带着异常扑鼻的腥香。

完了！我的心脏倏地一紧，这是吸血鬼之血的味道！

想到这里，我不敢做声，立刻匆忙起身蹿到断裂的楼层之上，小心地四处查看。

到处是血。那些稀罕的小物件散落在成滩的血液当中，空旷的楼层中一个人也没有——就连尸体都没有。

正在疑惑时，我突然听到一声尖叫。如此凄厉惨人的尖叫一下子就刺入了我柔软的骨髓当中，我周身一凛，骤然翻腾的炙烫血液让我的牙齿蓦地伸长，眼瞳深处泛起炽烈的深红！几乎来不及思考，我便本能地奔向尖叫传来的方向。

在一栋正在新建的楼架中我找到了惨叫声的出处——但可惜，我来晚了。那只吸血鬼歪着脑袋，眼球突出来，唇齿间满是鲜血。